

匡謬正俗

關中叢書

匡謬正俗

邵力子署

陝西通志館印

匡謬正俗序

唐秘書監顏師古貞觀中與國子祭酒孔沖遠同定五經正義師古更承其叔父游秦之業注漢書一百卷當時稱爲班氏功臣又以世俗之言多謬誤質諸經史匡而正之謂之匡謬正俗未成而卒永徽中其子揚庭編爲八卷上之奉勅錄付秘閣其中所引典籍及諸家訓詁多上世逸書言辨而確可資後學見聞蓋唐人尙詩賦而師古沖遠獨畢力于經史近代采唐人之詩者無慮數千家二君者顧不預焉用知古人學有專門不尙兼長今人經史詩賦事事求工而身後遺書不免蔑如之歎讀是書可以知所

務矣宋時雕板避諱作刊謬正俗元明以後未見刻本爲梓而行之以廣其傳改刊爲匡存本書之舊師古名籀以字行故漢書及此書結銜並稱師古云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上匡謬正俗表

臣揚庭言臣聞纖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紀地況乎業隆學海義切爲山庶進簣於崇高思委輸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圖光臨大寶隆周比迹遠邁成康炎漢儔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薦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羽林之蠹簡俾備蓬山采汲冢之舊文咸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九術不遺每回天睠臣亡父先臣師古嘗撰匡謬正俗藁草纔半部帙未終以臣疊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及陟岵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部百氏紕繆雖未可窮

六典迂訛於斯矯革謹齋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  
震悚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符璽郎臣顏揚庭上

勅旨顏師古業綜書林譽高詞苑討論經史多所匡正前  
件書發明故事諒爲博洽宜令所司錄一本付秘書閣仍  
賜其子符璽郎揚庭絹五十匹永徽三年三月十五日中  
書侍郎來濟宣

按顏揚庭表以爲藁草纔半部帙未終則知是書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於上然所引論語尙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蜀標朱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字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以知正是屬藁之際偶爾標題未皇緒正除史記乃是論史記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尙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陂宋書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旣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必有闕文受授字下



乃是謂壽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益知非當時定本顧其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似未失也裨謀於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春秋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旣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免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唯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語此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二釋頗

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卽  
倔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夫殿乃殿師研乃研摩有  
何交涉而合爲一語乎從而求其義則過矣應辰從外舅  
借是書因記所疑于後云紹興十三年八月晦汪應辰書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余考之其失自揚子雲始子雲曰正  
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  
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與尹吉甫  
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  
雲之失矣至於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甲戌  
十二月望日書

匡謬正俗總目

卷第一

論語

攘

風

架

夾

籀

甲

背

溥

衡

初

矜

央

號

享

賚

莫

卷第二

向書

翊

御

獸

夾

開

惟

嗚呼

卷第三

禮記

奉

拾

禹宇丘區

曲禮注宇作  
兩所見本異

予

葬

離

祝

五方之兵

殺

揚

羶

辟

温

嘯

蝸

卵

有

孽

不至

素食

卷第四

春秋

俘

肉食

寺人

鷓鴣

軒

王夫

閑閣

草創

卷第五

史記

漢書

尙

赦令

緇

遁巡

游衣

郎署

便面

柱

非一

葬

阡

桓

辟疆

闕氏

隄

陂池

楊豫

計偕

戎昭果毅

宋書

熹

錫趺

蒿艾

卷第六

坼

副

蠅

恫

洋

略刃

鶻

案

什器

猱

絢

貶

跌

俾

底

剛杠

欠

木鍾

若柯

楊

椎

鍬



埒

聆

誼議

名字

復名

巽

草馬

卷第七

反

禡

怠

免

黃巷

隸齒

尸韓

三匙

奚斯

假

歌

河

上

中

雌

上

貫

池氈

幾頭

殿研

渚

穰

激

兔

暴

幹筥

振

渴罩

怒

差

兩量

章估

卷第八

受授

西

番

句鉤

斃

逢

縣

苟

鄙人

被庖

摹姑

砢麼

骨鹿

歷底

門限

替

樂石

享

迴

上下

孟仲叔季

肩

示

仇

愈

舍

飭

陵遲

獻左氏傳

禽

關雎

殊死

扶目

無恙

圈稱

嬰奧

稻秫稷

沙苑

苦菜

倉米

羹臠

匡謬正俗總目

匡謬正俗總目

六

關中叢書

匡謬正俗卷一

故祕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論語 公冶長篇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脩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至於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故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並其義也而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違經背理綴文之士咸作此意用之大爲

紕繆若言夫子之言不可得聞者論語二十篇所述夫子言語何從而得又不應語弟子云予欲無言

攘 或問曰論語云直躬之父攘羊注云攘盜也何以謂盜爲攘更有何義答曰按爾雅云攘仍因也書云敝攘矯虔卽其事也

風 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今人讀云風以動之不作諷也音案此蓋序釋風者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下而上教化謂

自上而下今當讀云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

架 詩鄭氏箋云鵲之有巢冬至加功至春乃成此言始起冬至加功力作巢蓋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爲架若以構架爲義則不應爲架功也

夾 又詩傳曰山夾水曰澗此引爾雅正文言兩山夾水名之爲澗居然可曉而劉周之徒又音夾爲頰於義無取亦爲專輒

籀 問曰鄘詩墻有茨篇云中菁言不可讀也毛詩傳云讀抽也抽是何義答曰讀止謂道讀之讀更訓爲抽翻成難曉按許說文解字曰籀讀也從竹留聲留卽古抽字



是以籀或作籀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此  
當言讀籀也不得爲抽引之義又左氏傳云其繇曰專之  
渝其繇曰士刳羊之類字雖爲繇音訓皆作籀並未讀卜  
筮卦繇之辭也

甲 衛詩芄蘭篇云能不我甲毛詩傳曰甲狎也毛公此  
釋蓋依爾雅本訓而徐仙遂音甲爲狎案甲雖訓狎自有  
本音不當便讀爲狎譬猶斃字訓厭葛覃篇云服之無斃  
豈得讀云服之無厭乎若以甲有狎音假借爲字者不應  
方待訓詁始通其義也

背 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

於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溥 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之溥字讀爲團圓之溥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云充反此字本作霽或作溥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充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義矣下云零露漙漙者豈復亦論其從橫之貌乎

衡 齊詩南山篇云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禮云古之冠

縮縫今也衡縫衡卽橫也不勞借音而徐氏並音爲橫皆失之矣

忉 甫田篇云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敍憂慘之情多爲忉怛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以感發意忉怛而潛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忉字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爲忉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忉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

矜 小雅鴻鴈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徐仙音矜爲古頑反案此詩首章言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

其孤獨則收斂之使有依也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理而徐氏讀矜爲鰥旣無所憑大失本旨

央 庭燎篇云夜未央傳云央旦也鄭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並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

絃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典引未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

號 北山篇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己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從上及下句句相韻叫號者猶言誼呼自恣耳非必要謂號咷之號毛傳云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爲呼到反今讀者遵之亦甚非也

享 楚茨篇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鄭箋云享獻也又信南山篇云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仙並音享爲許亮反未審其意

賚 楚茨又云徂賚孝孫毛傳云賚予也徐仙音賚爲來亦所未詳

莫 大雅皇矣篇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毛傳云莫定也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又桑柔篇云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喻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也而末代文士引求民之莫以屬辭者改莫爲瘼從而釋之云求瘼謂其疾苦耳至乃呼刺舉宰牧爲求瘼旣易本字妄爲臆說安施失所比喻乖方相承用之曾無覺悟雖采酌經詁而大違厥旨亦爲巨謬

匡謬正俗卷一終

匡謬正俗卷二

故祕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尙書 孔安國古文尙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不能專一將生異說故刪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爲易曉然後之學者輒改之字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一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爲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又云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蓋言



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  
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  
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爲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卽是隸  
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爲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  
爲隸古定不爲古字也

翊

古文

商書湯斲

古誓

云予則拏翊汝孔安國傳云古

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拏戮權以脅之使勿犯  
也案拏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拏子  
之拏猶周書泰誓稱囚拏正士亦謂或囚或拏也豈得復  
言并子俱囚一無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亢

奴僂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

御 周書牧誓篇云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徐仙音御爲五所反按御旣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御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於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亦皆爲迎徐氏並作音訝何乃牧誓獨爲禦音又與孔氏傳意不同失之遠矣

畧 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畧孔安國注云往誅紂克定偃武脩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徐仙音畧爲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

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許氏說文解字云罽捩也字林罽音火又反獸字從罽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罽於後始借養字爲耳且罽獸類屬不同罽者人之所養獸者是山澤所育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卽在釋獸較然可知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可言歸獸所歸放者旣是馬牛當依罽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卽呼爲獸且堯典云鳥獸孳尾鳥獸毛毳鳥獸希革鳥獸氄毛旅獒云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作獸字不作罽也何獨武成一篇以罽爲獸斯不然矣

夾 多方篇云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孔安國注云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徐仙音夾爲協按夾旣訓近音陔不得讀爲協也

關 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一作並興東郊不

關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關徐仙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關古開字關古關字但關旣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關爲開亦猶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孔安國注云致法謂誅殺也豈得卽音辟爲法乎此例多矣

惟 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  
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尙書變  
爲維者同音通用厥義無別又詩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  
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亦是辭語之  
助與書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於理無別然今文學之士不詳立語之體古今字變因爾  
穿鑿妄生義理製冊文哀誅祭文其唱首云維某年月日  
者旣不爲惟字自作釋云此字是維持一篇之首故爲綱  
維之字又言宗子維城謂藩屏維繫連城之義耳乃呼帝  
子弟爲王者爲藩維旣無所據不知本是助辭大爲謬矣

譬若詩云維師尙父番維司徒維彼哲人此類多矣皆爲維字豈連繫之義乎且爾雅云伊維侯也三者並發語之辭詩云伊其相諛我罪伊何伊予胡底侯誰在矣侯薪侯蒸並與維同義寧當更有別說斯不然矣

嗚呼 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其語備在詩書不可具載但古文尙書悉爲於戲字今文尙書悉爲嗚呼字而詩皆云於乎字中古以來文籍皆爲嗚呼字文有古今之變義無美惡之別末代文字輒爲體例若哀誅祭文卽爲嗚呼其封拜冊命卽爲於戲於讀如字戲讀爲義謂嗚呼爲哀傷於戲爲歎美非止新有屬綴設此二端乃亦

諷讀舊文分爲兩義妄爲穿鑿不究根本按大雅云於乎  
小子未知臧否豈非傷王不知善否乎周頌云於乎前王  
不忘非美先王之見稱頌乎五子之歌云嗚呼曷歸予懷  
之悲此卽哀傷之語胤征云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此卽褒  
美之辭何以各別爲字也且漢武冊命三王文皆曰嗚呼  
此豈哀傷之義舉其大意斷可知矣且許氏說文解字及  
李登聲類並云於卽古烏字耳

匡謬正俗卷三

故祕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禮記 曲禮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鄭玄注云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此義較然可曉而徐仙音取於人爲娶浪爲假借矣一本娶作聚

奉 又云奉長者之手入戶奉扃奉席如橋衡凡如此例奉者皆謂恭而持之於義足了今皆讀爲捧音敷奉反亦浪爲假借也

拾 又云拾級聚足此言升階歷級每一級則並足然後更登也拾者猶言一一拾取而鄭康成讀拾爲涉近乎穿



鑿

禹字丕區

或問曰曲禮云禮不諱嫌名鄭注云嫌名謂

禹與字丕與區其義何也答曰康成鄭君此釋蓋舉異字同音不須諱耳區字既是故引爲例禹字二字其音不別丕之與區今讀則異然尋按古語其聲亦同何以知之陸士衡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云巍巍皇代奄宅九圍帝在在洛克配紫微普厥丕字時罔不綏又晉宮閣名所載某舍若干區者列爲丕子則知區丕音不別矣且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丕亦古之遺音也今之儒者不曉其意競爲解釋或云禹字是同聲丕區是聲相近二

者並不須諱並爲詭妄或云禹字區丕並是別音相近乃讀禹爲于舉反故不須諱並爲詭妄不詣其理

予 鄭玄注曲禮下篇予古余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爲余案爾雅云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此則予之與余義皆訓我明非同字許慎說文予相推予也余詞之舒也旣各有音義本非古今字別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又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雲漢篇云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君回翔兮來下踰空桑兮從女紛  
惚惚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又曰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  
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  
兮愁苦歷觀詞賦予無余音若以書云予一人禮曰余一  
人便欲通之以古今字至如夏書云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豈得便言台余古今字耶抑詩云人涉卯否印須我友豈  
得又言印我古今字乎

葬 檀弓云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葬謂葬處而乃讀葬

爲葬

才浪反

亦爲穿鑿

離 月令云孟春之月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鄭康成注云離讀如儷按易之離卦彖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今云宿離不忒宿卽星辰離則日月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無別義居然可曉何爲改離作儷若然者離卦亦可以變爲麗卦乎

祝 曾子問曰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康成云聲噫敬警神也此蓋解聲三者謂三稱噫然後言某之子生耳而徐仙之徒並音祝爲祝反之又學者相承遵之並大誤也

五方之兵 又云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鄭康成注云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按黃帝素問及淮南子等諸書說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劍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鍬蓋謂隨方色衣其衣執其兵以救耳

殺 郊特牲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鄭玄注云慶父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殺二君而又死又按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此言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強而君

弱是以有君就饗于大夫者耳此一段禮文相承躡惣論饗覲之事故其下惣云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不言誅戮之事安取其鳩牙殺慶父哉

禡

又鄉人禡

音傷

孔子朝服立于阼階鄭玄注云禡強鬼

也謂時難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禡或爲獻或爲儼而徐仙音禡爲儼今讀者遂不可言禡亦失之也

羶 又云旣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此言蕭炳以脂合黍稷燒之羶者脂氣薌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爲馨字之誤爲迂曲矣

辟 又云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康成解云辟讀爲弭謂弭災兵也按辟當讀爲辟邪惡之辟直云辟災兵義自可曉無煩假借

溫 內則云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鄭康成注云溫藉也承尊長必和顏色也案直云柔和顏色以溫悅尊者之心不當改讀爲蒞也

嘯 又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鄭康成注云嘯讀爲叱嫌有隱使也案嘯者謂若有所召命密相諷誘若齊莊撫楹而歌耳何爲乃云叱乎詩云嘯歌傷懷念此碩人卽其義也

蝸 又云蝸醢而芘食蝸者羸之類耳而徐仙等音蝸爲羸亦未爲達

卵 又曰濡香卵醬實蓼鄭康成注云卵讀爲鯤也案卵者魚卵卽是魚子不勞改讀爲鯤魚子也

有 又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直謂五帝養之爲法其德行而不乞言三王旣憲法而有乞言之禮鄭康成乃讀有爲又蓋亦不勞假借也

孽 玉藻云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鄭康成云孽當作柝聲之誤也按孽者是庶孽旣非嫡子故自云孽不當言柝柝者斷而復生豈人子之所宜自稱乎



不至 坊記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康成注云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恭公不親迎恐其違而授之按不至者謂淫佚之風女雖未嫁已從奔誘及婿親迎猶在他室而不至焉按陳詩東門之楊序曰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期而不至卽其事也康成詩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爲得其義何爲注禮乃更妄生異說豈非矛盾之論哉

素食 喪服傳記云既虞飯疏食水飲既練食菜果飯素食鄭康成注云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案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始喪三日不食卒哭之內朝夕各一溢米爲粥而已既虞疏食水飲疏食謂麤疏之飯單率之菜食不復粥又非止一溢也既練遍食菜果酸醎但無酒肉之屬既除喪始食乾肉飲酒然後乃復平生時食耳此是禮經明文安得始練便復平生故食乎又班書霍光傳載光奏昌邑王過失云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王莽傳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詔莽曰聞公菜食

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幸以時食肉據此益知素食是無肉之食非平生食也今俗謂桑門齋食爲素食蓋古之遺語焉

匡謬正俗卷四

故祕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春秋 旂者旌旗之旂字從放音偃訓與旒同桓二年臧哀伯云鞶厲旂纓是也學者不尋其本讀旂爲旒浪爲假借徐仙亦作旒音況其他乎

俘 莊六年經書齊人來歸衛俘傳言衛寶公羊穀梁經並爲寶杜預注云疑左氏傳經誤案爾雅云俘取也書序云遂伐三朥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俘卽是人杜氏之說爲不通矣

肉食 莊十年曹劌之鄉人謂劌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

焉對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此鄉人見劇欲論軍所以諫云卿大夫自當謀之非卑淺者所當關預劇卽答云當今卿大夫識見鄙薄未能遠謀我所以須見君論之耳而今流俗皆謂凡是食肴炙者卽合志識昏蔽心慮憤濁不堪謀事故須蔬食菜羹襟神明悟爲之也至乃遞相戲弄以爲口實不亦謬乎

寺人 寺人者內小臣在壺闈庭寺之中謂闈人耳詩云寺人孟子左傳云寺人披寺人貂之類是也侍人者謂當時侍衛於君不限內外猶言侍者耳左傳云侍人賈舉侍人僚祖之類是也近代學者不詳其義皆讀寺人同爲侍

人斯則失矣至如仲尼居曾子侍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豈得謂闔豎乎

鷩 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鷩冠杜預注云聚鷩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鄭伯聞而惡之杜預注云惡其服非法之服也便盜誘而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按鷩水鳥天將雨卽鳴卽戰國策所稱鷩蚌相謂者也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鷩此其證也鷩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

亦因鷩音轉爲術字而非道術之謂也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圖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誘殺之若直以鷩羽飾冠自爲不正之服何須畏惡而遣殺之若直謂出見殺又不應云服之不衷且傳言楚子翠被益知聚字非屬冠也或者自君子曰以下非正明本傳後人不曉鷩冠之議妄加增之而杜氏之釋從而僻其義也

軒 僖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注曰言其無德居位者多矣故責其功狀也按昔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聞其駢脅

薄而觀之晉文懷恥以爲深怨今旣乘勝志在報雪尙託公義故先責不用負羈而乘軒者衆因曰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嗤弄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豈責乘軒功狀乎

王夫 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榦午是十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榦若以辛生則不得名壬若以壬生則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易爲壬也譬天王



之弟佞夫孔氏之宰渾良夫冶區夫之屬各自有義豈曰  
配日辰乎

閔閔 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  
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  
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  
所館高其閔閔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閔門  
也徐仙閔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  
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迨迨又有墻垣之限爾雅云  
所以止扉謂之閔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楹也左傳曰高

其閑闕按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迮者卽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旣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爲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闕與門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爲允當

草創 襄二十一年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而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按論語稱孔子云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是謂裨諶發慮

創始爲之辭意世叔尋討而論叙之子羽子產脩飾潤色  
然後成耳草創者猶言草昧蓋初始之謂矣又曰草者藁  
草亦未成之稱安在適草野則能在都邑則不就若然者  
討論豈尋干戈乎潤色豈膏澤乎此亦是後人所加非正  
明本傳也

匡謬正俗卷五

故祕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史記 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叙一卷惣歷自道作書本  
意篇別皆有引辭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  
爲此事作某書爲此事作某世家爲此事作某列傳子長  
此意蓋欲比擬尙書敘耳卽孔安國所云書序序所以爲  
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言之曰篇篇  
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爲漢書亦放其意  
於序傳內又歷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者避於擬聖故改  
作爲述然敘致之體與馬揚不殊後人不詳乃謂班書本

贊之外別更爲覆述重申褒貶有所歎詠摯虞撰流別集全取孟堅書序爲一卷謂漢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者詳論之外別爲一首華文麗句標舉得失謂之爲贊自以取則班馬不其惑歟劉軌思文心雕龍雖略曉其意而言之未盡

漢書 高紀云大澤之陂按孔安國尙書傳曰障水曰陂然則陂者本因隄防壅遏故得名耳大澤者地形之聰名陂者是隄防之指號蓋謂當時之媪於大澤之內陂塘止息流俗乃云防是水中不得止息強讀爲陂失其意也

尙 惠紀云尙公主易曰得尙于中行王弼注云尙猶配

也說者云尙者主也引尙食爲類或云尙者掌也謂守掌之皆非其義公主旣尊止得云侍奉不可以主掌爲稱弼說是也

赦令 哀紀云甲子詔書非赦令皆除之按哀帝初用夏賀良言改年定歷下詔施行其事并開恩惠赦宥罪人後知賀良詭惑收正其事依舊歷追悔前非但所赦人不可更覆與罪所以云甲子詔書除赦令以外歷及刻漏事一皆除之耳蓋言甲子詔書除是赦令惣遺除之今書本令字或作他言赦令以外其他餘事皆改除之兩讀爲得

緼 食貨志云藏緼謂繩貫錢故摠謂之緼耳文云算緼

亦云以緡穿錢故謂貫爲緡也而後之學者謂鏹爲錢乃  
改爲鏹字無義可據殊爲穿鑿按孔子云四方之人鏹負  
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鏹褌耳豈復關貨泉耶  
逡遁 賈誼過秦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  
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  
鏹之費而天下已困矣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爲巡字當音  
詳遵反此言九國地廣兵強相率西嚮仰形勝之地泝函  
谷之關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險固無懼敵之心不加距閉  
開關而待然九國畏悞自度無功持疑不進坐致敗散耳  
後之學者旣不知遁爲巡字遂改爲遁逃因就釋云九國

初見秦閉關謂其可勝所以率兵來攻忽見秦人開關各懷恐懼遂卽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賦云或開關而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斯爲誤矣若見秦開關遁逃而走卽應大被追躡覆軍殺將豈得但言不敢進而已乎且書本好者今猶爲逡遁不作遁逃也

游衣 叔孫通傳曰高帝寢衣月出游高廟言高寢之衣冠一月一備法駕出游於高廟耳隨越國公楊素行經漢高陵詩云芳春無獻果明月不游衣觀其此意謂月出之夕乃游衣冠此大謬

郎署 馮唐傳云文帝輦過郎署見馮唐而問之郎者當



時宿衛之官非謂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猶言曹局今之司農太府諸署是也郎署並是郎官之曹局耳故劉孝標辨命論云馮都尉皓髮於郎署而今之學者不曉其意但呼令史府史爲郎署自作解釋云郎吏行署文書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屬文咸作此意失之遠矣

便面 張敞傳云自以便面拊馬按所謂便面者所執持以屏面或有所避或自整飾藉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便面耳今人所持縱自蔽者摠謂之扇蓋轉易之稱乎原夫扇者所用振揚塵氛來風却暑鳥羽箒可呼爲扇至如歌者爲容專用掩口侍從擁執義在障人並得扇名斯不精

矣今之車輦後提扇蓋便面之遺事與按桑門所持竹扇形不圓者又便面之舊制矣

柱 西域傳云當爲拄置心不便按拄者撐拄之名本音竹羽反柱物之本因爲之柱竹具反魯靈光殿賦云漂嶢峴而枝柱此音是也車後柱木呼爲車柱其義亦同置者安設之名言拄置者謂自安置支柱他人今江南俗呼人自高抗矜持爲自拄置今此言車師國見徐普於其側近拄置恐被侵拒故心內以爲不便耳安在其取椽柱而置於心腹中乎義旣乖刺語又析破失之遠矣朱雲連拄五鹿君豈復齋椽自隨乎

非一 楊雄叙甘泉宮云遊觀屈奇瓌瑋非木摩而不雕  
墻塗而不畫此言既甚屈奇瓌瑋不合於上古之世摩而  
不雕塗而不畫采椽茅茨儉約之制耳今之書本好者猶  
然而後人輒於非字下加一字讀云瓌瑋非一竟不尋下  
句直云木摩而不雕是何言歟

葬 酷吏傳長安中歌云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  
諒不謹枯骨復何葬荀卿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  
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已固三軍已  
強說苑云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之爲谷君子無侍僕  
江河乾爲阬正冬采榆桑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

王死而不葬據韻而言則葬字有藏音矣

阡 原涉傳云涉父爲南陽太守死涉讓還南陽賻送由是顯名涉自以爲身得其名而先令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曹氏謂其道阡涉慕之乃買地開立表署曰南陽阡

桓 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也說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賦云迄于上林結徒爲營叙和樹表司鐸授鉦叙比也軍之正門爲和樹表設牙形

以表之

辟疆 外戚傳留侯子張辟疆前賢亦無釋而學者相承  
讀辟音如珪璧之璧疆爲疆禦之疆作意解云能弭辟疆  
禦猶言辟惡邪辟兵之類是也東齊僕射陽休之爲兒制  
名亦取此按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  
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  
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燉然後受之若如賈生此說辟  
當音爲開闢之闢疆當音爲疆場之疆楚有遠啓疆亦其  
例也古單用字多有假借不足爲疑又漢濟南王名辟光  
世人亦讀爲璧復解釋云辟君也恐此亦當取開闢之義

爲勝

闕氏 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作闕氏言可愛如烟支也闕字於言反想足下先作此讀書也按史記及漢書謂單于正妻曰闕氏猶中國言皇后爾舊讀音焉氏此蓋北翟之言自有意義未可得而詳也若謂色象烟支便以立稱者則單于之女謂之居次復比何物且闕氏妻號非妾之名未知習生何所憑據自謂解釋

隄 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爲率耳後之學者不曉輒讀提爲隄著述文章者徑變爲隄字云惣其隄防封界故曰隄封按封籍之體止舉大數定其綱陌其言封

者譬言堰埒以知頃畝何待堰堤然始立畔乎正當依其  
本字讀之不宜曲生異說也又隄防之隄字並音丁奚反  
江南末俗往往讀爲大奚反以爲風流恥作低音不知何  
所憑據轉相放習此弊漸行於關中其提封本取提挈之  
義例作低音而呼隄防之字卽爲蹄音兩失其義良可歎  
息傳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苟不明練豈宜臆說  
以誤將來

陂池 東觀漢記述光武初作壽陵云今所制地不過二  
三頃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讀如弔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坂凡陂陁者猶言靡陁耳光武言不須如前

世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阤然裁得流泄水潦不  
墊壤耳今之讀者謂爲陂池令得流水此讀非也

楊豫 謝承後漢書楊豫傳云豫祖父惲封平通侯惲子

會宗坐與臺閣交通有罪國除家屬皆徙酒泉郡又載豫  
上書乞還本土其辭云臣祖父惲念安社稷忠不避難指  
刺奸臣實心爲國遂致死徙按班書楊敞傳其載惲與太  
僕戴長樂相失惲與長樂皆免爲庶人惲旣失爵位家居  
營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  
與書諫戒之惲內懷不伏報會宗書辭語不遜宣帝見而  
惡之惲坐腰斬妻子徙酒泉郡此惲先失爵位然後被誅



妻子被徙據敞傳及豫上書數說皆同更無所異安得有子名會宗襲爵國除被徙事乎謝氏既不詳其本稱引會宗失於故實又自載豫上書與叙傳相背交爲矛盾二三詭錯

計偕 凡舉事立稱當依義理若遵古昔須得其衷班書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此言所徵之人縣別給食令上計之使俱詣京師耳而晉朝謂計簿爲計階簿意欲酌於故實乃所以彰其謬陋變偕爲階了無義旨

戎昭果毅 左氏傳曰戎昭果毅克敵爲果致果爲毅此

言理戎之禮須明果毅而江南陳國制立官名有戎昭將軍果毅將軍此亦不經之甚譬易稱師出以律豈可便置師出將軍乎

宋書 宋高祖弟道鄰道規二人同以道爲名而鄰規各有別理史牒誤爲憐字讀者就而呼之莫有知其本實余家嘗得宋高祖集十卷是宋元嘉時秘閣官書所載道鄰字始知憐者是錯原其立名既有道規卽應頗存義訓不應苟取憐愛而已

熹 熹熾盛也音與僖同故後漢趙熹字伯陽取此義耳末世傳字誤爲喜字讀者不救因呼爲熹宋高祖婦之兄

弟臧熹昆季二人名從火喜亦音僖今人又謬爲熹字而讀之爲喜皆失其意沈約撰宋書乃更爲熹制字以配欣喜之名是穿鑿也余家所得宋高祖集作臧熹字此明驗也且喜下施心是好熹之意音虛記反不謂之熹也

錫趺 蕭子顯齊書云太祖在淮修理城得一錫趺大數尺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眞曰何須辨此文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太祖曰卿勿妄言而顧野王撰符瑞圖據子顯齊書錄此一條錫趺謂錫玦亦具寫子顯書語但易趺字爲玦字乃畫作玦形按此趺者謂若箕筭之趺今之鐘鼓格下並有之耳故其大數尺而有篆文安有論

玦大小直云數尺爲道廣狹爲舉麤細乎又玦之體狀若半環以何爲上以何爲下而云下有篆字此之疎謬不近人情野王之於子顯年載近接非爲遼夔且又跌之與玦形用不同若別據他書容有異說蕭氏乖戾則失不在顧矣豈書本乎

蒿艾 齊書又云紀僧眞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按爾雅云蕭一名蕭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禮所用合脂爇之以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旣不同稱類區別本非一物較然易了設使齊高謬談取會一時之應

子顯不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采葛兮一日  
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  
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此之三章蓋詩人歷言葛也蕭也艾  
也以為興喻故毛傳云葛所以為絺綌蕭所以供祭祀艾  
所以療疾豈得又言葛與蕭艾惣為一物乎未聞以艾饗  
神用蕭灸病斷可知矣

匡謬正俗卷六

故祕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圻 或問曰俗呼檢察探試謂之覆圻圻者何也答曰當  
爲覆淖音敕角反俗語音訛故變爲圻耳按晉令成帝元  
年四月十七日甲寅詔書云火節度七條云火發之日詣  
火所赴救御史蘭臺令史覆淖有不以法隨事錄坐又云  
交互淖覆有犯禁者依制罰之淖者謂超踰不依次第令  
所云覆圻亦謂乍檢乍否不依次歷覆行之以出其不意  
耳今謂董卓爲董礫故呼淖亦爲圻是其例也

副 副貳之字副字本爲福字從衣畐聲今俗呼一襲爲

一福衣蓋取其充備之意非以覆蔽形體爲名也然而書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字或作福詩云不圻不副周禮有福辜並其正義也後之學者不知有福字翻以副貳爲正體副圻爲假借讀詩不圻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己乖本音又張平子西京賦云仰福帝居東京賦云順時服而設福並爲副貳傳寫訛舛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蠅 淫蠅亂樂按蠅者非法之曲不正之音爾非謂水中蠅聒之聲也又張平子東京賦云咸池不齊度於蠅咬而衆聽或疑豈謂蠅聒之聲乃與咸池相似乎是知淫樂之

聲矣

恫 今太原俗呼痛而呻吟謂之通喚何答曰爾雅云恫痛也郭景純音呻恫音通亦音恫字或作侗周書云恫瘝乃身並是其義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謂之呻喚關中俗謂之呻恫音同鄙俗言失恫者呻聲之急耳太原俗謂恫喚云通此亦以痛而呻吟其義一也郭景純既有呻恫之音蓋舊語耳

洋 問曰今山東俗謂衆爲洋何也答曰按爾雅云洋觀哀衆那多也

略刃 問曰俗於礪山出刀子刃謂之略刃有舊義否答



曰按爾雅云剡略利也張楫古今字詁云古作𦉳一本作  
𦉳未知孰是此則礪刃使利故稱略刃耳

𦉳 問曰俗言溼爲𦉳𦉳豈溼意乎何以呼之答曰按說  
文解字云𦉳骨間黃汁也字林音丑戾反然則𦉳是骨間  
汁故呼溼爲𦉳耳不當爲𦉳裂之字

窠 或曰窠寮也別有異意乎答曰按爾雅云窠寮官也  
郭景純注云官地爲窠同官爲寮此則謂卿大夫因官而  
得食地故謂之采地耳但古之經史采菜相通菜蔬字頗  
亦爲采文采之字多或作窠非獨地也今之學者見謂之  
采地字上或加草便爲給地以種菜更朋於俳說焉

什器 或問曰生生之具謂之什器什是何物答曰此名原起軍戎遂謂天下通稱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一什之內共有器物若干皆是人之所須不可造次而廢者或稱什物猶今軍行戍役工匠之屬十人爲火一火內共畜器物謂之幕調度耳

狻 或問曰今之戎獸皮可爲褥者古號何獸何以謂之戎答曰按許氏說文解字曰夔貪獸也李登聲類音人周反字或作狻詩云無教狻升木毛傳云狻屬也箋云狻之性善登木爾雅云狻狻善狻郭景純注曰便攀狻也爾雅又云蒙頌狻狀郭注云卽蒙貴也狀似蝮而小紫黑色狻

亦獼猴類耳按郭此說蓋蒙頌爲獸狀似獾又上林賦云  
雖獲飛獼蛭蝟獲獾左思吳都賦云射獾狴劉逵注云獾  
似猴而長尾尋據諸說驗其形狀戎卽獾也此字既有柔  
音俗語變訛謂之戎耳猶今之香菜謂之香戎今謂獾別  
造獾字蓋穿鑿不經于義無取

絢 或問曰蒲州盛酒壚謂蒲絢何也答曰此壚旣從遠  
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以蒲索纏之按爾雅云絢紵也  
詩云宵爾索絢卽是其義此壚爲加蒲索故謂之蒲絢爾  
馳 或問曰今俗重沓布物一兩次謂之一曳兩曳何也  
答曰許氏說文解字云馳重次第物也字林音弋豉反此

則與今所道相當又詩云葛之覃兮施於中谷莫莫葛藟  
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爲𦉑蓋爲延福其上亦重次第  
之意焉蓋假借施字爲之耳司馬相如上林賦曰𦉑正陵  
亦其義也俗音訛舛故轉爲曳亦猶輕易之易俗或呼爲  
曳音究其根本當言一𦉑兩𦉑今語亦有此作俗音者

跌 或問曰今山東俗謂伏地爲跌何也答曰跌者俯也  
按張揖古今字詁云頰府今俯俛也許氏說文解字曰頰  
低頭也太史卜書頰仰字如此斯則呼俯音訛故爲跌耳  
俾 問曰俗謂聽之使去爲不使何也答曰按爾雅云俾  
使也書云有能俾乂詩云俾爾戩穀之類是也故俗云俾

使疾之音訛若云不使爾

底

問曰俗謂何物爲底

反丁兒

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

等物其後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左太冲吳都賦云畛啜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夙隆異等蓋其證也今吳越之人呼齊等皆爲丁兒反應瑗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此言譏其用何等才學見歎譽而爲官乎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其本乃作底字非也

剛扛 或問曰吳楚之俗謂相對舉物爲剛有舊語否答曰扛舉也音江字或作舡史記云項羽力能扛鼎張平子

西京賦云烏獲扛鼎並是也彼俗音訛故謂扛爲剛耳旣不知其義乃有造摑字者固爲穿鑿也

欠 問曰今人謂物少不充爲欠義何所取答曰許氏說文解字云歆貪不滿也李登聲類呂忱字林並音口感反今爲欠者本爲歆耳

木鍾 或問曰今所謂木鍾者於義何取字當云何答曰本呼木章音訛遂爲鍾耳古謂大木爲章故漢書云貨殖傳云千章之荻謂荻木千枚也其將作屬官有主章署掌材木又古謂舅姑爲姑章今俗亦呼爲姑鍾益知章音皆轉爲鍾

若柯 問曰俗謂如許物爲若柯何也答曰若干謂且數也禮云始服衣若干尺矣班書云百加若干並是其義干音訛變故云若柯也

楊 問曰俗呼姓楊者往往爲盈音有何依據答曰按晉灼漢書音義反楊憚爲由嬰如此則知楊姓舊有盈音蓋是當時方俗未可非也

椎 問曰關中俗謂髮落頭禿爲椎何也答曰按許氏說文解字云鬢髮墮也呂氏字林玉篇切韻並直垂反今俗呼鬢音訛故爲椎耳

歛 問曰今官曹文案於紙縫上署記謂之歛縫者何也

答曰此語言元出魏晉律令字林本作鐫刻也古未有紙之時所有簿領皆用簡牘其編連之處恐有改動故於縫上刻記之承前已來呼爲鐫縫今於紙縫上署名猶取舊語呼爲鐫縫耳此義與款不同不當單作款字耳

埒 問曰今俗監檢田畝知其所獲惣計大數謂之埒田而官文書乃作耒字其義定何訓解答曰此謂程試頃畝束數以知斛斗多少舉其大故謂之率而率字有律音俗語訛替因謂之埒耳字當作率音宜爲律力筆反今人不詳本意爲其語涉田農故用耒耜之字非也

聆 問曰今俗買瓦器以枚敲之知其全破善惡謂之爲



聆此義何也答曰按說文解字云聆聽也聲類音力丁反  
班孟堅幽通賦云妣聆呱而刻石左太沖魏都賦云二羸  
之所曾聆是也瓦破壞者聲嘶惡須一一擊而聽之故呼  
聆瓦耳字當作聆也

誼議 或問誼議二字今人讀爲宜音得通否答曰書云  
無偏無陂遵王之誼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云或湛樂飲  
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爲故知並有宜音  
名字 或問曰今人或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答曰名  
以正體字以表德禮云子生三月父始孩而名之男子二  
十冠而字故知先名而後字也又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子於父母則自名據此益知常所稱者是名非舉字也孔子大聖言必稱名正聞有國有家者正亦恥之正未達不如正之好學也此蓋與弟子等言未有稱仲尼者其七十弟子及春秋卿大夫固並稱名亦不可勝載至如漢高祖之潛豐沛人皆謂之劉季項羽之都彭城舉俗呼爲項羽若其自稱則云今邦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爰種說其季父益云絲能日飲霍顯令淳于衍殺許后云我亦欲報少君此皆舉字以相崇尚名則其自稱也歷觀古人通人高士言辭著於篇籍筆跡存乎紙素在身自述必皆稱名他人褒美則相呼字傳曰周人以諱事

神名終將諱之不言諱字也王父字或以爲族不得用名也考諸典故稱名爲是

複名 問曰人或有複名單稱者於理云何答曰複名單稱乃是流俗之事苟逐便易不思立名本旨且依禮文二名不偏諱今若偏舉安得不諱乎若嫌二名頗多則舉俗皆須爲單名矣至若伯陵稱陵季貳稱貳雖少一字義或可通又如長壽稱壽延年稱年求其本義已有所失乃有無恤稱恤不違稱違去病稱病棄疾稱疾白黑相反更相戲弄隋大業中出勅斷單稱複名深得物理而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其幼少已來不爲複名者

輒更加增以爲順旨曾莫之悟

羴

或問曰今謂小羊未成爲旋

音祥

子何也答曰按呂

氏字林云羴音選未啐羊也今言旋者蓋語訛耳當言羴子也

草馬

問曰牝馬謂之草馬何也答曰本以牡馬壯健堪

駕乘及軍戎者皆伏阜櫪芻而養之其牝馬唯充蕃字不暇服役常牧于草故稱草馬耳淮南子曰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躩揚蹠翹足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曰五尺已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匡謬正俗卷六終

匡謬正俗卷七

故祕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反

扶萬反

張衡西京賦云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閉庭詭異

門千戶萬重閨幽闔轉相踰延望叫窅以徑廷眇不知其所反是反有扶萬音矣今關中俗呼回還之反亦有此音禡 張衡東京賦云祈禡禳災蓋謂求福而除禍耳案說又解字曰禡福也字林音弋尔反字本作禡從示從虎音斯從虎者故作禡耳今之讀者不識禡字義訓乃呼爲神祇之祇云求神而卻災或改禡字爲禡禡者祭名又失之也

怠

怠有苔音

又云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漢帝柏梁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驂駕四馬從梁來自斯已下同用一韻而執金吾云徼道宮中禁墮怠又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是怠懈之字通有苔音矣

免 左傳說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故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也蓋言三代非無邪僻之君但賴其

先人以免禍難故得不危亡而歷祚長久今何得不思趙衰趙盾之功德而立後乎故晉侯立趙氏而反其田爾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繫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爲允愜

黃巷 西征賦又云發闕鄉而警策憩黃巷以濟潼黃巷者蓋謂潼關之外深道如巷以其土色正黃故謂之黃巷爾過此長巷卽至潼關此巷是古昔以來東西大道年代經久車徒輻湊飛塵飄散所以極深隋帝惡其濬儉恐有變故始移大道去巷逐高更開平路耳今其故跡猶存而



說者不曉巷之意不知其處安在乃曰巷當爲卷音去權反解云今闕鄉西黃天原是按郭緣生述征記曰皇天塢在闕鄉東南或云衛太子始奔揮涕仰呼皇天百姓憐之因以名塢又戴延之西征記曰皇天固去九泉十五里據此而言黃天原本以塢固得名自有解釋又在舊闕鄉潘生自秦之東不得先發闕鄉始泝黃巷也且闕鄉之側行道乃在乎平川非溯原也此爲穿鑿妄生意見且賦本千萬有作卷字者乎後生好奇乃輒改書本以卷易巷斯可正矣

隸齒 又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自此已

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  
子皆美其立功于朝著名當時音鳳恭顯之任勢也薰灼  
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  
此言王音王鳳宏恭石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彝倫身沒  
之後考其名行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徒奴隸齒潘生  
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者不詳其意但  
言不得與十餘之屬爲齒乃謂隸齒爲齊等之義謝朓宣  
城郡詩曰羣龍難隸齒豈非僻謬按若但言音鳳恭顯不  
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乎且隸齒之言未爲典故安  
所取詳

尸韓 又云感市閭之菽井類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  
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按班書  
趙廣漢傳云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  
言臣生無益于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  
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  
城老少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爲飲酒  
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  
不流涕安仁諭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請代則用事之不  
審蓋亦爲文之瑕類焉

三髟

潘安仁秋興賦云班鬢髟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

讀者皆以髟爲杉音按許氏說文解字云彡毛飾畫之文也象形字林音山廉反此字旣訓形飾所以形及彫字並從彡說文解字解髟字云長髮焱焱也從彡字林音方周反此字旣指訓髮貌所以鬢髮之屬字皆從髟字安仁之辭正合義訓今讀秋興賦當音方周反不得謂之彡也

奚斯 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露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旣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假 楚詞云聊假日以媮樂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

延日月苟爲娛耳今俗猶言假日度時故王粲云登茲樓以四望聊假日以消憂取此義也今之讀者不尋根本改假爲暇失其意矣原其辭理豈閑暇之意乎

歌 左貴嬪晉元后誄云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皆云古賀反斯古之遺言也

渚 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汜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耳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而劉孝標辨命論云三閭沈骸湘渚按屈原赴汨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也河 辨命論又云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按史記班書

楚敗漢軍於睢上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本非河上去河遠矣

穰 傅毅郊祀頌云飛紫烟以奕奕紛扶搖乎太清既歆祀而欣德降靈福之穰穰又張昶作華山堂闕碑銘云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呈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惟馨神具萃止降福穰穰然則穰字亦當音而成反今關內閭里呼禾黍穰穰音猶然

上 今俗呼上下之上音盛按郭景純江賦云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紉縵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鬢髻乎研上石帆蒙籠以蓋嶼滂實時出而漂泳此則上有

盛音也

激 今俗呼激水箭音爲吉躍反按張平子西京賦云翔  
鷲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頰聽聞雷霆之相  
激郭景純江賦云虎牙嶮豎以屹崒荆門闕竦而磐礪圓  
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此  
則激字有吉躍音也

中 古豔歌曰蘭草自生香生于大道傍十月鉤簾起并  
在東薪中中之當反音張謂中央也猶呼音入耳今山東  
俗猶有此言蓋所由來遠矣

兔 張正見韓信詩曰所悲雲夢澤偏傷狡兔情按淮陰

侯被執歎云狡兔死良犬烹今云傷狡兔情斯不當矣

蝮 郭璞山海圖讚曰寓屬之才莫過於蝮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彝此則彝有上聲音也

暴 又云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罷陸暴枝非所體難以久託此則暴曬之暴有薄音矣

上 又云畢方赤丈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災流火不炎上斯則上有市郢反音矣

幹筦 幹盞柄也義亦訓轉聲類及字林並音管賈誼鵬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轉也楚詞云筦維焉繫天極焉加此亦義與幹同字則爲筦故知幹



筭二音不殊而近代流俗輒改爲棺棺音烏活反實爲腐  
陋按陸士衡愍思賦云悲夫天地之驟邁運二儀以相幹  
遺朱光於濬谷靡傾蓋於岐坂時方至其倏忽歲旣去而  
晚晚以此驗之非棺明矣

貫 貫字訓貸聲類及字林並音執古讀皆然而近代學  
者用劉昌宗周禮音輒讀貫字爲時夜反不知昌宗何以  
憑據其鄙俚之俗又讀爲賒皆非正也案說文解字云賒  
鬻賣貸也此則二字本來不同斷可知矣又陸士衡大暮  
賦云撫崇塗而難停視危軌而將逝年彌去而漸適知茲  
辟之無貫競貞暉以鼓缶愍他人而自勵以此言之故知

貫字爲勢音矣。詁訓小學及前賢文章皆相附會，可以無惑說者。又云漢書射陽侯劉纏功臣，謂爲貫陽侯，所以爲貫射同音耳。余難之曰：縣邑地名，或有時代訛轉，或有方俗語異，何得一之令其別字同讀？譬猶御宿之苑百官公卿表作御羞字，揚雄傳作禦宿字，解御羞者卽云御膳珍羞所出，釋禦宿者則曰池禦止宿之所，此非漢書乎？何以乖別如此？今豈得便謂御禦同音，羞宿一讀，斯不然矣。

振 許慎說文解字曰：振舉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輒改振爲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思魏都賦云：白藏之

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得輒相混雜言振給振貸者並以其飢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云耳寧有富事乎

池氈 或問云今之臥氈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氈答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也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卽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謂之被池此氈亦有緣故得池名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爲異說或作禡持字皆非也

渴罩 問曰太原俗謂事不妥帖有可驚嗟爲渴罩何也答曰禮三年問曰至於燕爵猶有噍啁之類焉徐仙啁音

張流反噍音子由反此言燕雀見其儔類死亡悲痛驚愕  
相聚集吟噪也彼處士俗謂羣雀聚噪爲雀啁音竹孝反  
此亦古之遺言故呼可驚之事爲罩爾

幾頭 問曰山東俗新沐浴飲酒謂之幾頭此義何也答  
曰字當作機音譏機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饋梁髮希  
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饋必進機作  
樂盈氣也此謂新饋沐體虛故更進食飲而又加樂以自  
輔助致福祥也此蓋古之遺法也

怒

音弩

怒字古讀有二音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社亂庶遄已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

離騷云忽奔走以先後及先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反信讒而齊怒此則讀爲上聲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此則讀爲去聲也略舉數條其例非一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曾不尋究失其真矣

殿研 問曰今俗呼人強忍堅抗爲殿研上丁見反下五見反其義

何也答曰殿者猶春秋殿師之意言其無所畏懼不退縮耳研者研摩抗拒與前人爲敵或總言殿研

差 或問曰今官曹文書科發士馬謂之爲差差者何也

答曰詩云旣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蓋謂揀擇取強壯者  
今云差科取此義亦言揀擇取應行役者爾

兩量 或問曰今人呼履烏屨屨之屬一具爲一量於義  
何耶答曰字當作兩詩云葛屨五兩者相偶之名屨之屬  
二乃成具故謂之兩兩音轉變故爲量耳古者謂車一乘  
亦曰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也今俗音訛往往呼爲車若  
干量

章估 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科量度爲章估有何義  
答曰周書費誓云我商賚汝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  
賜與汝也徐仙音商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

卽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少所堪爾

匡謬正俗卷七終

匡謬正俗卷八

故祕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受授 或問曰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何者爲是答曰兩音並通按詩云南山有栲北山有扭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此卽音受嵇康詩云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卽音授也

西 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爲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桂黝儵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爲灑是知西有先音也



番 或問曰今之宿衛人及于官曹上直皆呼爲番音翻于義何取答曰按陳思王表云宿衛之人番休遞上此言以番次而歸休以番次而遞上字本爲幡文案從省故番耳

句鉤 或問曰今之官書文按檢覆得失謂之爲句音構何也答曰字當作鉤今從徑易故省金耳簿領之法恐其事有枉曲月日稽延故別置主簿錄事專知覆檢其訖了者卽以朱筆鉤之鉤字去聲故爲構音爾原其根本以鉤音也

斃 斃者仆也音與弊同殫斨者屈伸欲死之貌音甓錫

字義既別音亦不同今關中俗呼斃皆作𦉑音遂無爲𦉑  
讀者相與不悟

逢 逢姓者蓋出于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  
今之爲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音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  
殊非伯陵尹父之裔不應弃其本姓混茲音讀乃猥云逢  
姓之逢與逢遇字別妄爲釋訓何取據乎

縣寰 宇縣州縣字本作寰後借縣字爲之所以謂其字  
者義訓繫著故許氏說文解縣字從臯音玄亦或作炫西  
京賦云後宮不移樂不徙縣恣意所幸下輦成晏旣與寰  
同故有假借末代以縣代寰遂更造懸字下輒加心以爲

分別按禮記云縣奔父縣子瑣二人姓氏音皆爲玄又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諸如此類樂縣之字豈有心乎斯可明矣左太冲魏都賦云殷殷寰內此卽言字寰耳讀者不曉因爲別說讀之爲環則妄引環繞之義斯不當矣

苟 苟者媮合之稱所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且而今之流俗便謂無恥之人行類豬狗每爲方幅則呼苟爲犬且更以戲弄爾

鄙人 或問曰 陋之人謂之鄙人何也答曰本字作否否者蔽固不通之稱爾音與鄙同詩云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臧者善也否者惡也故以相對書

云否德忝帝位而司馬子長撰史記改否爲鄙以其言同  
故用鄙字自爾已來因曰鄙人又問曰鄙非邊鄙之謂邪  
美好者謂之都言習京華之典則醜陋者謂之鄙謂守下  
邑之愚蔽不其然歟答曰非也都者自是閑美之稱詩曰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云洵美且都楚辭云此德好閑習  
以都皆非上京之謂也曹劌云肉食者鄙孔子曰鄙夫可  
以事君也與哉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漢武帝詔賢良曰性  
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董仲舒對策曰堯舜行德則  
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楊惲云昆戎舊壤子弟貪鄙  
班孟堅云周勃爲布衣時鄙朴庸人曹大家女誠序云鄙

人愚闇受性不敏皆非田野之謂也至如詩有都人士篇者此自別指都邑爾後文士論叙觀遊皆云都人士女直述其殷盛亦無繫于賢愚也蹈道則爲君子違義則爲小人豈必都邑之人皆能賢智邊鄙之士悉皆頑劣詳而言之則不通矣

被庫 或問曰今俗人云高被者何以謂下爲被有訓義不答曰左傳曰宮室卑庫音婢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音亦爲婢今呼被者此蓋庫聲之轉爾

摹姑 或問曰小兒羸病謂之摹姑何也答曰此謂巫蠱爾轉爲摹姑此病未卽殞斃而憒憒不除有似巫祝厭蠱

之狀故祭酬出之或云漢武帝末年多所禁忌巫蠱之罪  
遂及貴戚故其遺言徧于三輔至今以爲口實也

砢磨

或問曰俗謂輕忽其事不甚精明爲砢磨

上力可反下莫

可有何義訓答曰莊子云長梧封人曰昔余爲禾而鹵莽

之莽音莫古反

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

滅裂而報予郭象注曰鹵莽滅裂輕脫不盡其分也今人

所云鹵莽或云滅裂者義出於此但流俗訛故爲砢磨耳

骨鹿 問曰俗謂鷓爲骨鹿此語有何典故答曰爾雅云

鷓麋鷓然則鷓一名鷓今人云骨鹿者是鷓鹿耳以鹿配

鷓者蓋象其鳴聲以呼之亦由子規蛩螿鷓鴨鳩鷓之類

也今山東俗謂之鵠此亦象其鳴聲固知字並爲鵠不得呼爲骨傍輒加鳥者此字乃是鶻鶻不關鶻事也

歷底 問曰諺云賊無歷底中道回謂內應導引爲歷底何也答曰按周禮有狄鞮氏掌譯蠻夷之言禮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道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蓋謂譯導相因耳今言外人未相練悉不能來爲賊盜因籍當家有人導引依其衝要孤虛故謂之狄鞮也俗語音訛變歷底耳

門限 問曰俗謂門限爲門禱何也答曰按爾雅曰柙謂之闕郭景純注曰門限也音切今言門禱是柙聲之轉耳

字宜爲秩而作切音

替 問曰新故交代謂爲爲替何也答曰按爾雅云替廢也詩稱勿替引之傳云無替舊職皆謂不廢墜耳前人旣廢後人代之故惣謂代爲替近者俗人作髣髮字訛舛妄改作頤人因以爲替代之字相承行之尋問根源莫能解說武德中余忝中書舍人專掌綸誥于時中書令密國公平原封德彝亦性愛蒼雅留心文字詔勅宣行務合訓典舉余釐正大改違失因爾始爲替代之字自茲已後莫不化焉頤字絕矣又鞞履之屣說計反自有止文鞍下屣脊義亦無異今旣見替代字如此遂作替脊失其義旨此屣非



謂交代以替脊背較然可知矣

樂石 或問曰秦始皇嶧山刻石文云刻茲樂石樂石何也答曰許慎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樂石卽磬也禹貢稱徐州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以爲磬蓋秦之所刻卽是磬石近泗濱故謂之樂石爾所以獨嶧山之文以稱之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而近代文士遂愒用碑碣之事蓋失之矣

享 或問曰俗呼某人處爲某享火剛反其義何也答曰此

是鄉聲之轉耳鄉者居也州鄉之鄉取此爲義故子產有云毀於西鄉又向對之向古文典籍卒無向字尋其旨趣

本因鄉字始有向音今之向字若於六書自是北牖耳詩云塞向墜戶是也

迴 迴遠之迴今俗讀之音戶瑩反按潘岳西征賦云覽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以韻而言或有此音矣上下 荀爽與李膺書云舍館上下福祚日新此蓋古來人士致書相問之常辭耳凡言上下者猶稱尊卑惣論也此類非一是以王逸少父子與人書每云上下數動靜上下咸宜上者屬於尊親下者明謂子弟爲論及彼之尊上所以以上字皆爲縣闕而江南士俗近相承與人言議及書

翰往復皆指父母爲上下深不達其意耳

孟仲叔季 元者始也孟者長也伯仲叔季亦以次序相承是以古人立名字多依此爲義理元將仲將元方季方孟丙仲壬孟堅仲叔伯符仲謀之類是也今流俗君子不思其義或兄弟四五同稱一仲昆季十數但連一叔失之遠矣

扃 鉉者鼎之耳易稱金鉉玉鉉是也扃者關也禮云入戶奉扃今之宮中猶呼門戶短關以關鈕者爲門扃又左傳云楚人碁之脫扃莊周云唯恐緘滕扃鏑之不固皆謂鈕屈之內小關者爾而禮器有鼎扃者字或亦作鼎謂橫

關之物以扛舉之耳所以貫鉉非卽鉉也而先儒說者讀  
肩爲鉉合作一物失之遠矣若謂鉉非鼎耳者易辭不應  
云黃耳金鉉據此而言非鼎明矣

示 許氏說文解字解示字云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  
從三垂日月星也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所以  
禍福機祥神祇之字皆從於示而周官古文所論神祇皆  
以爲示字蓋古從省借耳今之學者不知示字本義便同  
福祥之屬字皆從示乃云祇旁立字此不究其源也

仇 怨偶曰仇義與讐同嘗試之字義與曾同邀迎之字  
義與要同而音讀各異不相假借今之流俗徑讀仇爲讐

讀嘗爲曾讀邀爲要殊爲爽失若然者初字訓始宏字訓  
大淑字訓善亦可讀初爲始讀宏爲大讀淑爲善邪

愈 愈勝也故病差者言愈詩云政事愈蹙楚辭云不侵  
兮愈疏此愈並言漸就耳文史用之者皆取此意與病愈  
義同而江南近俗讀愈皆變爲踰關內學者遞相放習亦  
爲難解

舍 舍字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  
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  
舍重趼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捨違義  
借讀於理僻謬

飭 飭者謹也敬也音與勅同字從食從力其脩飾之字從巾書云飭天之命月令云飭喪紀考功記曰飭力以長地財謹按呂后詔稱高皇帝匡飭天下武帝詔稱飭躬齊精並是謹敬之義諸如此類文籍有用飭者其意皆同曲學之士不能詳別遂使書寫訛謬飾飭兩字混而爲一並食傍作芳縱或知有勅音止謂借飾爲飭耳全不辨者慈讀爲飾蓋大失之矣

陵遲 蔡南問乾鑿度云王道陵遲何謂陵遲董勛答曰舒疾有節禮云喪事雖遽不陵節是王道越於遲節言教不行也按陵爲陵阜之陵而遲者遲遲微細削小之義今

俗語猶然又遲卽夷也古者遲夷通用書稱遲任有言曰  
遲字音夷亦音遲淮南說馮夷河伯乃爲遲字史籍或言  
陵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夷者平也言陵阜漸平喻王道  
弛替耳越於遲節曲而未允

獻左氏傳 蔡南問北平侯始獻左氏傳北平侯從誰得  
之董勛答曰諸奇書左傳周禮之屬悉從河間王所得也  
按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書張  
蒼本以客從高祖歷位諸侯相御史大夫蒼凡好書無所  
不觀無所不通孝文四年爲丞相百餘歲孝景五年薨而  
河間獻王景帝之子校其年月不相及殆非獻王所得明

矣

禽 或問易云失前禽唯謂鳥耶及其獸耶董勛答曰凡鳥未孕者爲禽鳥獸通耳按言通是也未孕非也禽者取禽制於人不別孕與未孕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獸豈論孕不孕乎又傳稱收禽挾囚漢高祖云此其所以爲我禽諸如此類皆屬於人亦取禽制之義豈又辨孕育哉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自是惣別飛走大名與禽制之義不相妨也

關雎

蔡南問詩關雎尸鳩於今何鳥董勛答曰舊說云

關雎白鷺尸鳩鵬鷺未之審按關關和聲雎鳩王鳩詩序



惣撮句內二字以爲篇名耳不得卽呼睢鳩爲關雎也譬猶交交桑扈豈可便謂桑扈爲交桑乎于嗟乎騶虞豈可謂于騶耶問者混糅答又不析俱失之矣

殊死 或問曰每見赦書或云殊死以下或云死罪以下有異否何謂殊死董勛答曰殊異也死有有異死者大逆族誅梟首斬腰易有焚如之刑也漢高帝初興之際死罪已下是爲異死者不赦也世祖始起赦殊死以下是謂異死者皆赦也按稱殊死絕死謂斬刑也春秋傳曰斷其木而不殊班書韓延壽傳云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殊者訓絕而死有斬絞故或云殊死或云死但云死者絞縊刑也

云殊死者身首分離死內之重也非取殊異爲名又漢高  
帝五年赦天下殊死已下何言不赦乎漢令云蠻夷有罪  
當殊之而應劭釋云殊之者死也義與誅同此說亦未盡  
抉目 應劭風俗通義云吳王夫差大敗齊于艾陵還誅  
子胥取其身流之江抉其目東門曰使汝視越之入吳也  
按史記吳子胥傳吳世家及越絕等諸書子胥本諫夫差  
伐齊稱越之在吳心腹之疾越不爲沼吳其泯矣齊之於  
我疥癬耳夫差不聽子胥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麋鹿遊  
于姑蘇之臺夫差旣敗齊師而還賜子胥劍以死子胥曰  
抉吾目著于東門以視越之入吳此是子胥知越必滅吳

怨其言之不用耳夫差以不信其言故殺之寧有夫差肯  
自云越當入吳而令子胥目視此語謬矣

無恙 又釋無恙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  
食人心人每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乎非謂疾也按爾雅  
云恙憂心也楚辭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  
憂豈謂不被蟲噬乎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疾何恙不  
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又被蟲  
食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安得食人之蟲惣名恙乎

圈稱 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  
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圈公爲司徒自圈

公至稱傳世十一按班書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圈公也公當秦之時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則不爲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爲之乎且呼惠帝爲惠太子無意義孟舉之說實爲鄙野近草萊末學之人多喜自能撰家譜處置昭穆妄稱爵位至有云黃帝時爲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爲丞相漢光武時爲相州刺史不知本末轉相誑耀皆此類也又云呂伯成哀之時兄弟三人並爲丞相按班書紀傳及百官表成哀之時無丞相姓呂者而云兄弟三人爲之何所取哉斯謬甚多難以具舉

嬰奧

陶宏景注本草云蒲萄作酒云用其膠汁又說卽

是江南嬰奧恐如北土枳之類橘耳按蒲萄酒卽其多聚而釀之安得膠事嬰奧蒲萄種類殊別江南自是蒲萄北土兼有嬰奧斯則非一物明矣

稻秫稷 本草有秫米稻米稷米三者並別出而體不同陶宏景注秫米云此卽今人以作酒及糖者方藥不止用噍嚼以塗漆創及釀酒諸藥醪耳注稷米云道家方藥有俱用稻米秬米卽是兩物云稻米稊白如霜今江東無此皆通呼稊米爲稻米耳不知其色類復云何按本草所謂秫米者卽今之似黍米而粒小者耳其米亦堪作酒而不及黍所謂稻米者今稊米耳而陶公以稊爲秫不識稻是

稷故說之不曉許氏說文解字曰秣稷粃者稻稌也沛國謂稻爲稌又急就篇云稻黍秣稷左太冲蜀都賦云稷稻漠漠益知稻卽稷共稷並出矣然後以稻是有芒之穀故於後通呼稷稷愬謂之稻孔子曰食夫稻周官有稻人之職漢置稻米使者此並非指屬稻稷之一色所以後人混稷不知稻本是稷耳

沙苑 本草云防風出沙苑川澤及邯鄲瑯琊上蔡陶宏景注云郡縣無名沙苑者按今同州沙苑之內猶有防風此乃古昔已來土宜所出故本草稱之耳自晉東徙區宇分崩揚越之地與三輔隔絕所以彼人不識沙苑陶公生

長江南間有此惑乃於郡縣名求之竟不知處蓋亦尺有所短乎

苦菜 本草云苦菜味苦名茶草一名游東生益州川谷及山陵旁陵冬不凋死陶公宏景注云疑此卽今茗茗一名茶又令人不眠今陵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益州乃有苦藏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六月華從葉出八月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此按此苦菜卽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荼音塗其狀全似苦蘆而細葉斷有白汁味極苦陵冬不凋桐君所說正得體狀近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俗謂苦菜者卽爾雅所謂韞黃蔕爾陶公雖

知俗呼苦蕒爲苦菜而不識其苦菜之形以其一名茶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祇增煩惑且本草說其主療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

倉米 本草有陳廩米陶宏景注云此今久倉陳赤者下條有粳米宏景又注云此卽今常所食米前陳廩米亦是此種以廩給軍人故曰廩耳按陳廩米正是陳倉米廩卽是倉其義無別陶公旣知已久入倉故謂之陳而不知呼倉爲廩改易本字妄以廩給爲名殊爲失理

羹臠 王叔師注楚辭招魂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臠案禮云羹之有菜者用枲其無菜者不用枲又蘋藻二物卽是



劔羹之芼安在其無菜乎羹之與臠烹者以異齊調和不  
同非係於菜也今之膳者空菜不廢爲臠純肉亦得名羹  
皆取於舊名耳

匡謬正俗卷八終

跋

右匡謬正俗八卷唐顏師古撰師古名籀以字行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家學淵源以經義訓詁名於世是書考據諸經訓詁及諸書字義字音與俗語相沿之誤皆極精博四庫書目提要猶以其拘於習俗不能知音有古今爲病然古人考辨小學諸書自其祖之推家訓音證外此獨稱古雖提要亦弗能盡沒其長其爲有裨小學功亦鉅矣書經宋時鑄版後元明以來絕少刻本而關中師古故里復罕流傳豈非憾事茲就盧氏雅雨堂本檢出付印蓋猶盧氏梓行之意云卷首第二行引魯論不可得

而聞下有已矣二字與今之集注本不同據黎氏庶昌拙  
尊園稿論語集解在日本有二一曰正平本卽錢曾讀書  
敏求記所誤稱高麗本者一曰津藩有造館本皆根源中  
土舊鈔爲隋唐間傳本在開成石經未刊以前其字句較  
宋以後行本增省異同可三百餘事此增二字卽其一也  
師古唐人固宜引用如此以證黎說恰爲不謬亦可見吾  
國古籍散佚久矣禮失求野爲之憮然民國二十三年十  
二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渭南武樹善

匡謬正俗勘誤

卷次	頁次	行次	字數	誤	正
一	二	八	十三四	之菁	菁之
一	三	六	廿一	云	上
一	四	十一	十九	典	曲
二	二	四	廿一	御	禦
四	二	五	十一	便	使
六	五	四	六	貪	食
七	一	六	四	衝	衡
七	一	八	七	褫	禠
七	九	十一	十三	少	小
八	五	二	十	爲	之

